

# 试论王重阳的“全真”思想

熊铁基

---

王重阳创立道教全真派，在他的思想中，“全真”二字是何含义？综合对其诗、词之考察，他主要是想全三教之真、全老庄之真和全心性之真。三方面的具体分析告诉我们，他这种回归老、庄的思想，在道教发展史上具有着重要的意义。

关键词：王重阳 全真思想 老庄 心性

作者熊铁基，1933年生，华中师范大学道家道教研究中心主任、教授，博士生导师。

---

王重阳作为道教全真派的创始人，应该是一个重要历史人物，但一般的史书却很少有他的记载，道教史中的文献和方志之类，大多是后世的追记，所述事迹也不是太多。所幸的是王重阳及其弟子马钰（丹阳真人）留下不少的诗词，为我们研究其思想提供了资料。《重阳分梨十化集》（本文引文均见齐鲁书社所出之《王重阳集》）的《报师恩》写道：“为何不倦写诗词，这个明因只自知”。丹阳次韵云：“今朝跪领本师诗，秘密玄机喜得知。勘破万缘忘假相，欲除六欲起真慈。……恭从吾师云水去，将来决定到天池。”马丹阳能够心领神会。他是通过诗词来传道修真，正如《重阳教化集·王滋后序》（以下简称《教化集》）所云：

尝遇重阳真人，亲授秘旨，所谓目击心会，色授神与者矣。而重阳公又复著为诗词，发明真要；丹阳公随机酬和，如响应声。前后仅数万言，辞质而义明，言近而旨远。其勤勤恳恳如此者，盖欲指示学徒，易为开觉故也。

王重阳当时写诗词是为了传道，我们今天则可以通过流传下来的诗词阐发其思想。因为“风仙师父妙谈论，说透无为清净门。”（《分梨十化集·忆王孙》丹阳继韵）。

王重阳以“全真”为教名，他说：

夫全真者，是大道之清虚、无为、潇洒之门户，乃纯正之家风，重阳之活计。（《重阳祖师修仙了性秘诀》）

那么，在他的思想中“全真”究竟是什么意思？“全”指什么？“真”有何意？综观王重阳诗词所用“全”、“真”二字，“全”乃整体，完备之意，也含保全的意思；“真”所指即真实，也有本原之意，《说文·匕部》：“仙人变形而登天也。”段玉裁注说“此真之本意也”。汉人已经总结了个本原性，《庄子》中有几处讲真的真实、本原，其《秋水》篇中有“仅守而勿失，是谓反其真。”郭象注：“真在性分之内”。成玄英疏：“谓反本还原，复于真性者也。”王重阳的“真”，与这些早期道家思想是吻合的。他的创造性，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予以说明。

### 一、全三教之真

唐宋时期有一股发展中的儒、释、道三教合一的思潮，各教人物之间存在非常频繁密切的交往，各自对儒、释、道不同经典进行学习和吸收。儒家学者中即使力排佛老的人，也会与佛、道人士来往，更重要的是从佛、老著作中吸收有深意的思想；佛教人士一如既往是从儒、道中寻找支持和传播的力量；道教徒也不断改变自己，以适应发展的需要。

王重阳创立全真教，正是在上述大的社会思潮背景下实现的。

王重阳“家业丰厚”而能惠及贫人，“始于业儒”、“又善武略”，是文武双全，“凡接人初机，必先使读《孝经》、《道德经》”，有的说是“以《孝经》、《心经》、《老子》教人讽诵，而自名其教曰全真”。这些碑文传记的记载应该是可靠的（什么“母孕二十四月又十八日”、遇真仙人吕洞宾之类，难免有夸大、编造之嫌，此不详论）。那就是他兼通儒、释、道三教的经典。并曾在传道之初，公开打三教的旗号，曾建立三教七宝会、三教金莲会、三教三光会、三教玉华会、三教平等会等作为其传教据点（参阅《重阳仙迹记》）。但是重要的是他以自己的理解看待三教，阐释他三教合一的思想，全三教之真。他说：

儒门释户道相通，三教从来一祖风。悟彻便令自出入，晓明应许觉宽洪，精神气候谁能比，日月星辰自可同。达理识文清净得，晴空上面观虚空。（《重阳全真集》卷一《孙公问三教》，以下简称《全真集》）

释道从来是一家，两般形貌理无差。识心见性全真觉，知汞通铅结善芽。马子休令川拔棹，猿儿莫似浪淘沙。慧灯放出腾霄外，照断繁云见彩霞。（同上书卷《答战公问先释后道》）

在《重阳真人金关玉锁诀》中又说：

三教者，如鼎三足，身同归一，无二无三。三教者，不离真道也。喻曰：似一根树生三根枝也。

三教者是随意演化众生，皆不离于道也。

虽然比喻好像是一根树的三枝，但从以上论述也不难看出：第一，虽然讲儒、释、道三教，重点却是讲释、道相通。第二，虽然是“一家”、“一树三枝”、“一祖风”。但归根结底是“不离真道”，“真道”就是他的全真之道，王重阳有他自己的创意，形成了自己的“家风”，前已引用他所说，全真“乃纯正之家风，是重阳之活计”。重阳的干活，就是这个“全真”“家风”，或者说“自家真性是家风”（《全真集》卷一《禅门初洪润乞无相》）。在“全真”二字上下功夫。教名全真，堂亦名全真（“堂名名号全真”）。

王重阳与僧人多有交往，也常有互相之问难，因而也要作各种阐释，如《问阐道者何》云：

禅中见道总无能，道理通禅绝爱憎。禅道两全为上士，道禅一得自真僧。道情浓处澄还净，禅味何时净复澄。咄了禅禅并道道，自然到彼便超升。（《全真集》卷

## 一)

佛禅之理他也反复琢磨,《达摩经》、《金刚经》他也不时引用。力求把释道之理结合起来,进而归结为道,有一首词《蓦山溪》写道:

玉堂三老,唯识王三操。复许辨三台,更能润、三田倚靠。自然三耀,攒聚气精神,运三车,依三教,永没沉三道。须通三宝,方见三清好。真性照三峰,陡免了、三焦做造。休论三世,诸佛现前来,得三乘,游三昧,莹莹归三岛。(《全真集》卷五)

把佛、道二教相通的东西相提并论,但是最后还是“三清好”(仙境)、“归三岛”(蓬莱等仙岛)。做道教“神仙”强于“诸佛”。

他深研佛理,“墓中观透真如理”(《全真集》卷二《活死人墓赠宁伯功》)。并且认为“道理”是“佛理”的祖宗:

七年害风,悟彻《心经》无罣碍。信任西东,南北休分上下同,龙华三会,默识逍遥自在。要见真空,元始虚无是祖宗。(《全真集》卷五《自咏》)

与他交往的僧人不时向他请教,或问禅道,或求修行,再或问生死,他都能一一解答,如《老僧问生死》:

平生已得正摩诃,玉韵金声总处和。正觉途中登迥岭,菩提路上出高坡。慧灵俞达白莲果,真性还超祇树柯。从此不生应不灭,定归般若与波罗。(《全真集》卷一)

又如《僧净师求修行》:

依旨念弥陀,清凉气候和。要全三曜照,须从六婆罗。般若常令显,菩提每见多。真如应得悟,欢喜出娑婆。(同上)

看来他对佛理相当熟悉。但是他决不会受佛教的任何束缚,在《自在亭颂》写道:

自在自在真自在,不论高低及内外。照见五蕴即皆空,咄了八方无罣碍。维摩笑我因何退,我笑维摩尚礼拜。教公认得这害风,大家总赴龙华会。(《全真集》卷九)

你们佛教的龙华大会我是会去的,但我王害风决不会去顶礼膜拜!甚至有一首《诫人礼拜》词:

堪叹这顽夫,空恁区区用力粗。五体相逢投地面,体愚,尚自劳劳礼假躯。大道本虚无,玄里藏玄妙不敷。内有元光人不识,唯吾,日日光瞻自吸呼。(《全真集》卷四)

这中间还包含着修道根本道理。

在王重阳看来,佛祖释迦、禅宗初祖达摩,都是懂得“道”理的,从中“夺得真空真妙用”:

大道无名似有名,达磨面壁九年清,释迦坐雪六年精,夺得真空真妙用,一通门里出圆明,大罗天上聚圆成。(《全真集》卷十三《浣溪沙》)

最后也是在道境极地“大罗天”上聚起“圆成实性”的佛理观念,达到佛家的悟境。这里我们不能不佩服王重阳敢想、敢说,也只有他能想、能说。他能够抓住佛教的核心思

想，对诸多重要观念加以自己的阐释，如《重阳立教十五论》中“第十三 论超三界”云：

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此乃三界也。心忘虑念，即超欲界；心忘诸境，即超色界；不著空见，即超无色界。离此三界，神居仙圣之乡，性在玉清之境矣。

三界本为佛教的观念。超了三界，不是成佛，而是成仙。

王重阳对于三教问题是经过仔细钻研和思考的，他的《述怀》说：

传三教谁能看，虚见三光我细详。（《全真集》卷二）

形成了他自己的一套“全真”思想。把儒、佛、道看成一个整体，这是“全”；他的佛道相通理论十分完备，这也是“全”；更重要的是在三教之中保全了道教、大道之真，这是更重要的“全”。把三教之理看作完整统一，都统一到玄妙之道，其《道友问修行》云：

洁己存心归善，常行恻隐之端。慈悲清静亦频观。希夷、玄奥旨，三教共全完。别子休妻为上士，悉捐财色真餐。长全五脏得康年。功成兼持满，真性入仙坛。（《全真集》卷十二）

王重阳之全三教之真，实际是融合三教之理，从思想理论上振兴道教，全道教之真，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。道教符篆派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，社会影响不好，受到一些批评，最典型的是南宋大儒朱熹“论道教”的一句话：

道教有《老》《庄》书，却不知看，尽为释氏窃而用之，却去做做释氏经教之属。譬如巨室子弟，所有珍宝悉为人盗去，却去收拾人家破瓮破釜！（《朱子语类》卷125）

王重阳对佛教的“破瓮破釜”（如上述“维摩尚礼拜”之类），不屑一顾，尽力保全道家、道教之真，创立具有自己“家风”的全真道教，这不是在道教史上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吗！进一步我们要说，王重阳之“全真”，更是全老、庄之真。

## 二、全老庄之真

王重阳似乎是有意无意的针对上述朱熹对道教的批判，振兴道教，创立了全真道，保全老、庄之真，从《老》、《庄》书中寻求真理、真义，王重阳以老氏之学立教，前人已经指出：

重阳为老氏之学，而兼诵《孝经》、《心经》，实有得于为学日益之训。且道家采儒、墨之要，史迁固言之矣，重阳以此为学，即以此为教，此重阳之大也。彼袭其绪余，为三教合一之说，岂知重阳者哉？！（陈教友：《王重阳事迹汇记》引酥醪洞主之言）

其一，以老氏之学为教；其二，“三教合一”仅为其“绪余”，不是主要的。这第二方面已于上述，这里不必多说了。且阐明一下其以老氏之学为教。

王重阳在一首《望蓬莱》的词中说：

为甚得通三一法，都缘悟彻五千言。立起本根源。（《全真集》卷四）

“三一”原为传说中的三种神名（《史记·武帝本纪》：“用太牢具祠神三一……”）。作为道教名词之后，又有多种解释，如《玄门大论三一诀》引孟法师云：“今三一者，神、气、精；希、微、夷；虚、无、空”。并且说：“用则分三，本则常一”。然后，三神、三光、三色以及身中三宫、三田等等修炼方术的依据，都当属于三一法。所以《三一九宫法》说：“夫三一者，乃一身之灵宗，百神之命根。”（参见《云笈七籤》卷49、50）据此，王重阳之“得通三一法”，可以理解为他之所以通晓道教之理和法（包括修炼）。其原因就在于领悟和透彻的理解了“五千言”——《老子》。他教人诵读《老子》，这是恢复到道教创始阶段“都习”“老子五千言”的状况（因为是“三教合一”的社会背景，所以他同时还叫人读《孝经》和《心经》）。

王重阳对《老子》书的推崇是有一些表现的，时时把“五千言”挂在嘴边：

五千言，二百字（按：《心经》260余字，简称“二百字”）。两般经秘隐，神仙好事。灵中省、悟彻玄机，结金丹有自。（《全真集》卷八《红窗迥》）

理透《阴符》三百字（按：实为380多字），搜通《道德》五千言，害风一任害风虔。（《全真集》卷十三《浣溪沙》）

夺得真容不问年，满炉香火五千言（同上卷十《和道友韵》）

王重阳（害风）对《老子》确实是恭敬、虔诚之至。所以当“迟法师注《道德经》”时，他写道：

遵隆太上五千言，大道无名妙不传，一气包含天地髓，四时斡运岁辰玄。五行方闡阴阳位，三耀初分造化奴。窈默昏冥非有说，自然秘密隐神仙。（《全真集》卷一）

在另一首《和迟法师韵》中又说：

直躬弯射有为，中水涌两相宜。通道德遵公注，意无为只自知。（同上书卷二）

由此不难看出，尊崇《老子》，也依靠前人和他人之注释读《老子》，但是对《老子》书他有自己的“意”、“悟”、“搜通”和理解，这是难能可贵的，也正因为如此，王重阳就是王重阳，能够独创自己的家风。

那么，王重阳到底是如何理解和运用《老子》的呢？这问题并不简单，但也可以试作一简要的说明。

第一，他抓住《老子》思想的要点是“无为”和“清静”。二者是有密切关系的，他曾说：

子知学道之要乎？要在远离乡而已。远离乡则无所系，无所系则心不乱，心不乱则欲不生。无欲欲之是为也，无为为之是清静也。以是而求道，何道之不达？

以是而望仙，何仙之不为？……（《教化集》刘愚之序引）

上面虽说到他读《老子》“意无为”，在其他诗词中，偶有“无思无虑觅无为”句（《教化集》卷之2《赠丹阳》，丹阳也说“赐我无为玄妙诀”。）但总的说来，“无为”二字出现得并不多（似只有三几处）。不过，“虚无”二字出现得比较多一点，实际又是一个

“无”字，是从《老子》的有、无关系而来的，关于有和无他写了一首并不好理解的诗《指迷颂》：

无无有有有端，有有有无有有攢。无有有无无有相，有无无有有无看。

（《全真集》卷九）

但他是相信《老子》“有无相生”的，例如他在《五篇灵文注》序中说：

先天一炁自虚无中而来，

《灵文》序中的“无中生有，有中生无”，实际是王重阳理解的《老子》思想，有时候又是“生于虚无，归于虚无”，不是“有无相生”。这些道理本来是不好说清楚的。

至于“清静”二字，王重阳不少地方用“清净”，这与《老子》中主要用“静”字有所不同。一是二者相通，历来都有混用的；二是他采用佛教思想，佛经中主要用“清净”二字。清静（净）是一种理想境界，也是修炼的根本。他所理想的仙境有虚有实，无论昆仑、瑶池、蓬莱、瀛洲、三峰、三岛，或者白云深处，烟霞洞中，都是一些清凉寂静之处，要想修仙或者成仙之后，不是“到蓬莱”，就是“上瑶台”，再或者“相从入瀛洲”，“同共山丹霄”，“登云路，玉洞看长春”（《全真集》卷十二《道友求问》等词）。一时上不了十洲三岛，他甚至自穿一墓以离俗，号为“活死人墓”，“墓中阒寂真虚静，隔断凡间世上尘”。（同上书卷二）

“夫修者，常清静为根本”（《重阳真人金关玉锁诀》）。《全真集》卷十之《玉花社疏》和《教化集》卷三之《三州五会化缘榜》两处有如下一字不差的一段文字：

诸公如要修行，饥来吃饭，睡来合眼，也莫打坐，也莫学道，只要尘冗事屏面除，只要心中“清净”（按：后一处作“静”）两个字，其余都不是修行。

王重阳借用佛经中的一些词语，充分发挥《老子》“清静（净）”思想以为道教修炼的根本理论（下面还要具体说）。

第二，《老子》中的其他重要思想，王重阳同样予以关注和运用，如阴阳、玄妙以及上述之有无关系等等。他在注《五篇灵文》中甚至直引《老子》“万物负阴而抱阳”的文字，也引用过“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”，等等。仔细比较，将会发现王重阳的许多说法是从《老子》思想中领悟出来而加以发挥的。这些就暂不深论了。

下面再说说王重阳“全真”思想与《庄子》关系。他没有教人诵读《庄子》，诗文中似乎只出现一次“南华”二字，但他的“全真”思想，又可以说是直接从《庄子》中来的。

首先，“全真”二字最早应该是见于《庄子》，其《盗跖》篇云：

子之道狂狂汲汲，诈巧虚伪事也，非可以全真也，奚足论哉！

这是盗跖骂孔子巧诈虚伪，不是保全真性。保全真性或者保持本性，就是“全真”之原意，王重阳借用过来，加以运用和发挥，显然，“全真”之名是从《庄子》中来的。

再说“真”字，《老子》中有“其精甚真”的说法（21章），但《庄子·秋水》中的说法更明确，“谨守而勿失，是谓反其真”。这更是直接启发王重阳的说法，反其真当即全其真。而王重阳真人之“真人”称号，也是《庄子·大宗师》中有明确论述的：

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。何谓真人？古之真人，不逆寡，不雄成，不谄士。……

一大段文字描写真人体道的境界。王重阳也是一个体道者。王重阳诗词歌文之中“真”字用得特多，有真人、真师、真童子，有真性、真灵（或“真灵本性”），有真清、真寂、真静、真境界（“长春真境界”），也有真欢真乐，更有真行真功，有一套套“修真”、“全真”之法。对于“真”字的真实本原性用法，比佛教之“真如”、“真谛”、“真言”等用法多得多（佛教有些是意译，也是向老、庄靠的）。

王重阳对《庄子》的体悟和运用，另一个明显的反映，就是对“逍遥”进行了广泛运用。我们知道，《庄子·逍遥游》就是要走出心灵的樊笼，优游自在。王重阳大量使用了“逍遥自在”一词。少数单用“自在”处也是“逍遥自在”的意思，二者是紧密相联的，“如知自在亭中景，便是逍遥物化身”（《全真集》卷一《咏酒》）。“逍遥”是他全真思想中一个重要概念，是他精心选用的，所谓“堂名名号全真，寂正逍遥子细陈”（同上《全真堂》）。其逍遥也与清静无为密切相关，“逍遥往来入虚无”（同上《修行》之一），通过逍遥的形式、表现而与虚静无为相通，是自己一套完整的独立思想。“自在自在真自在”（《自在亭》），“逍遥逍遥这逍遥”（《题逍遥轩》），粗略统计他在诗文中使用“逍遥自在”或“逍遥”、“自在”达150处左右，充分表达了他对“逍遥自在”的想往和追求，自称“王害风”当亦有追求“逍遥”之意（其所言“潇洒”应该也就是“逍遥”之意）。真人就是逍遥自在的，“自在真人归岳顶，手携芝草步莲宫。”（同上卷一《述怀》）“白云翠雾得逍遥，劝公好把三光睹。”（同上卷二《端午》），是他的想往。“寻自在，觅逍遥，渐渐归禅定。”（卷三《赠文登县骆宁清》）“正是真修，稳驾逍遥得岸舟”（卷五《辞世》）也是一种修持途径。“蓬莱路，显自在、逍遥所”（同上《川拔棹》之又一首）是成仙之路，可以“永不遭三界苦”。（同上）他王重阳似乎做到了。一首《系云腰自咏》云：

终南山顶重阳子，真自在，最逍遥。清风明月常为伴，响灵呶，空外愈，韵偏饶。

蓬莱稳路频频往，只能访，古王乔，丹霞翠雾常攒簇，弄轻飙，系云腰，上青霄。（《全真集》卷五）

王重阳成了真人、成了神仙。

上述“逍遥”诸词，当然是来自《庄子》，《庄子》中第一篇就是《逍遥游》，王重阳应该是熟悉《庄子》的，虽未像讲《道德经》那样明确，但其一首《得道阳》词中透露出一点消息：

五月炎热阳气嘉，正堪端坐问南华。（同上卷八）

王重阳对《逍遥游》似乎情有独钟，一首《渔父咏》（《全真集》卷十二）就是用其典故写的：

北海鲲鲸人不识，金风长是传消息。予把钓车宁费力。堪怜忆，鱼钩掷下离滩侧。

吐出神珠光焰赫，化鹏展起垂云翼。日在扶摇无有极。能转陟，青霄一举应端直。明显运用《庄子》的诗句还有如：

掷下金钩恰一年，方吞鱼饵任纶牵。玉京山上为鹏化，随我扶摇入洞天（《教

化集》卷之二《赠丹阳》诗)

又如:

谡号王风,实有仙风。性通禅释、贯儒风。……斤运成风,鹏化抟风。恣云游,列御乘风。……(《重阳分梨十化集》卷上)

都是《庄子》中的典故。其弟子马丹阳曾说:“悟妻如活鬼子,心常喜鼓盆歌。”(《教化集》卷一继王重阳《拆字口号》之韵)看来对《庄子》之典故是很熟悉的。

《庄子》的思想、文风乃至处世态度究竟如何影响王重阳?并且影响有多大?都是可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。下面要讲的全心性之真,不能不与《庄子》的心斋、坐忘有关系,《庄子·人间世》说:“唯道集虚,虚者心斋也”,其《大宗师》又说:“堕肢体,黜聪明,离形去知,同于大通,此谓坐忘。”王重阳关于心性的修炼,完全符合《庄子》之意。(详下)

### 三 全心性之真

道教追求长生、成仙,如何实现?如何使人能够长生而且成仙,这就靠修炼或者说修行。人有肉体和精神两个大方面,也就是身与心、形与神、命与性两个方面,性命双修,就是这两方面都要修炼,界于肉体与精神之间的还有一个气,所以又有精、气、神内三宝之说。王重阳在《五篇灵文注》中是有一些说明的:

内三宝者,精、气、神是也,外三宝者,耳、目、口是也。……所谓固三宝者,目不妄视,耳不妄听,口不妄言,是为外三宝不漏也;目不视而神在心,耳不听而精在肾,口不言气在丹田,是为内三宝自合也。(按:在《重阳真人授丹阳二十四诀》中又有“是道、经、师者,为外三宝也。”这是沿用成玄英《老子疏》的说法,是与佛教和佛、法、僧为三宝相对而言的。佛教三宝也有不同说法,此不详论)

这内外三宝是形体与精神的关系。《五篇灵文》中还有不少“形神俱妙,与道合真”、“身心清静,百关和畅”、“身心无为,而神气自然有所为”等论述。诗、词中也有所涉及,如:“气神相结,谓之神仙”(《教化集》卷三),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。

王重阳是讲长生、成仙的,但似未讲“长生不死”,而用的是《老子》的“长生久视”,“长生”二字常用,“长生久视”也见于一首《水龙吟》中(《全真集》卷三)。成仙的修炼又主要讲修真性,所以他的全真可以说是“全性修真”。这种思想也渊源有自,《淮南子·览冥》中有“夫全性保真,不亏其身。”王重阳不一定直接据《淮南子》,但这种保存本性即可有益于身体的思想和方法是一直存在的,(至今也有这种主张)。但是他认为“性为真,身是假”(《全真集》卷十三《苏幕遮》),为了强调心性、精神,他对人的身体有一种说法,叫做“四假凡躯”、“走骨行尸”),有一首《黄莺儿》词说:

思算思算,四假凡躯,干甚厮玩。元来是走骨行尸,更夸张体段。明灵慧性真



灿烂，这骨骸须换。害风子、不借人身，与神仙结伴。（《全真集》卷三）

又一首《捣练子》词：

一为人，做凡身，四般假合怎生真。哩哩□交，哩哩□交。（《全真集》卷十三）

当然，他也没有完全排斥身体的修炼，不过要与内修相配合，又一首《望蓬莱》：

修炼事，子细好铺陈。外做四肢安乐法，内观五脏倒颠因，便是得全真。坚守定，营壳要申申。二气合和开本性，三田搬运助灵神。只此唤仙人。（《全真集》卷四）

这里似乎说，也要活动四肢、做做气功，以配合修真之炼。因此又应该说是性命双修，并非只修性不修命。

但是，他注重的是心性之修真，既是修行的根本，也是修行的捷径。《重阳立教十五论》之“第十一 论混性命”云：

性者神也，命者气也。性若见命，如禽得风，飘飘轻举，省力易成。……修真之士不可不参，不可泄露于下士，恐有神明降责。性命是修行之根本，谨紧锻炼矣。

另外，有一首《渔家傲》云：

跳出凡笼寻性命，人心常许依清静。便是修行真捷径。……（《全真集》卷七）

“凡笼”且轻易跳得出的，所以“第十五 论离凡世”就明确地说：

离凡世者，非身离也，言心地也。身如藕根，心似莲花，根在泥而花在虚空矣。得道之人，身在凡而心在圣境矣。今之人欲永不死而离凡世者，大愚不达道理也。

得道的人可以“心在圣境”，一般凡人并不容易，那就要求修炼，修炼主要是从内心、本心作起，有一首《劝修行》的词写道：

莫行功，休打坐。如要修持，先把心猿锁。（《全真集》卷四）

又其《述怀》之一云：

马猿捉住是修行，物物皆亡总不生。（同上卷二）

他把人的心思意念比作“心猿意马”，像猿、马那样难以控制（这也许是从佛经中来的，有待详考）。在王重阳的诗文中经常出现紧锁猿、马的字句（不下一、二十处）。

前面我们已经提到，心要“清静”，就要摒除尘世烦恼，烦恼有哪一些呢？概括起来就是：

风花雪月为愁景，酒色财气是业苗。（《全真集》卷九《劝道歌》）

心不应该为这些外界的事所动，他的《立教十五论》中指出了随境而生乱心的危害：

若随境生心，颠颠倒倒，寻头觅尾，此名乱心也，速当剪除，不可纵放，败坏道德，损失性命。

这是指客观尘世给人的烦恼，还有主观方面的那就是人的尘情。当然，上述触景生情也是情，人的情是多方面的，喜怒哀乐有多方面情感，例如亲情、主观臆想、猜测之类都是。学道修真必须摒除一切尘情：

修行切忌顺人情，顺著人情道不成。奉报同流如省悟，心间悟得是前程。

学道修真非草草，时时只把心田扫。悟超全在绝尘情，天若有情天亦老。（《全真集》卷二《唐公求修行》）。

漫说修行学大道，切须先向身中考。劝公第一莫多情，天若有情天也老（《分梨十化集》卷下）

又有《赠友入道颂》云：

若是要随余去，绝尽平生思虑。心中物物不著，尘事般般休序。饥后粗细皆餐，寒来只消纸布。常睡莫起忧愁，如行休生恐怖。不得言是谈非，不得辞辛道苦。长怀平等之心，人病须要救护。长把假身搜获，永将内真正顾。直待消尽旧业，万事般般勿做。行功堪可证明，有个真师来度。（《全真集》卷九）

又有《于公求诗》云：

无思无虑是真修，养气全神物物休。亘劫容颜须要见，元初光彩决重收，莫将外景心中蕴，好把灵丹性上求。依此自然超彼岸，都缘清净大神舟。（同上卷十）

主客观的烦恼，总结起来，他说：

凡人修道，先须依此一十二个字：断酒色财气、攀缘爱恋、忧愁思虑。（《教化集》卷二《化丹阳》）

关于心情修炼的具体说法还有很多，如《四不得颂》云：

不得受人钦重，不得教人戏弄。不得意马外游，不得心猿内动。（同上卷九）

又如《问内事》中云：

眼界不生龙自住，鼻门无闭虎长停。舌根退味心神悦，耳内除声肾水清。（同上卷十）

要求四闭。如此等等，不能一一罗列。

心情清静殊非易事，心猿意马不是那么容易紧锁得住的，王重阳等人只不过是长期在努力，他自述的一件事可以看出一点消息：

余在烟霞洞与丹阳抵足同眠，向晓因令丹阳拿过手来，摸我后腰间近日生起疥，有半指厚，缘我急图尔等，作《黄鹤洞中仙》：“有个害风儿，海上寻良价。只为心头忒紧图，意马隘，惹出浑身疥……”（丹阳次韵：“恣纵心猿放耍颠，马儿隘，憋出吾师疥。……”）

这里还透露出心病引出身体疾病的道理，也就不详说了。

王重阳“全心性之真”，或者吸收了禅宗明心见性的思想（另当详考），但绝对是有自己独特的内容和形式，老庄思想仍为其主导思想。

最后想要说如下几点：第一，其全心性之真的原则、方法是自成体系、相当详备的。但我们还不能更全面深入的说明和掌握。这一方面是他还没有全面详细说明，他还有些“天机不敢轻彰露”（《全真集》卷七《昆崙石门庵》），特别是不会轻易对一般凡人讲，“不可泄露于下士”，保持着一定的神秘感。以后，他的学生及后来人，在他的思想基础上，又有日益发展的创说，又当别论。另一方面，有些内容是要靠省悟，靠悟性去理解的，特别是牵涉到杂而多端的道教本身的具体内容，我们难以理解和说明。

第二，禁欲、出家、苦修并非易事，绝情绝到抛妻弃子，“别子休妻为上士”（《全真集》十二），离尘离到住活死人墓，也许王重阳做到了，“害风意要离家”、“不怕妻儿咒骂”（《全真集》卷十三）。马丹阳做到了，他与妻子孙二姑先后分别成为全真七子之一，但从《分梨集》看，像是王重阳硬把他们分开的。许多具体的说法、做法有几个修道者能做得得到？何况还有各种各样的矛盾（详下），不过其心性修炼，“自然清静（净）永恬然”的精神，直到今日，无论对教内教外，亦都有可参考、借鉴之处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

第三，要更全面认识和分析王重阳的思想，也还有不少问题值得思考和研讨，例如他虽然“绝情”讲得很极端，但又说“人疴（或作病）须要救护”（见上卷一），主张做善事。而且他要人诵读《孝经》，提倡孝道，讲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等等，矛盾吗？有无一致之处？或者如何一致起来？本来做善事、讲孝道在早期神仙理论（如葛洪）中是一致的。实际上王重阳也是讲真功、真行，二者兼备才是全真。例如他曾经引用“晋真人”之言真功、真行，真功讲的是“澄心定意”、“存神固气”的心性修养，真行则“须是修仁蕴德，济贫救苦，见人患难，常行拯救之心，或化诱善人，入道修行。所行之事，先人后己，与万物无事，乃真行也。”他对这样的真功、真行是赞成的，他“伏愿诸公，早垂照鉴”。（《教化集》卷三《三州五会化缘榜》）

再者，他的有些极端言论，如：不学道、莫行功，休打坐。甚至宫观的修建他也不以为然，又说：“摆脱一炉香，何用三叩齿。又不用那道家活计。”（《全真集》卷十一《惜黄花》之一）似乎要取消一切斋戒仪式，这在今日道教徒的活动中应该如何实行为好？应该取他的什么精神？当然他自己也是有许多矛盾的，他自己是“风狂偏爱酒”（《全真集》卷十二《临江仙》之一）有时候酒醉“被人缚肘”（《全真集》卷五《惜黄花》），但是他《读晋真人语录》知道：

大凡学道，不得杀盗。饮酒食肉，破戒犯愿。（《教化集》卷之二）  
其《知丹阳吃酒赠颂》云：

道成尚吃酒，岂惜千年寿。访饮若依前，不过四十九。（同上）  
他们修道前后是不是有所变化，这就不得而知了。虽然不必理会这些，但要真正通道，作一个真正的“高道”，却是不能不理会的。

从这上面几点看，王重阳的全真思想虽然很丰富，但在出家修炼与尘世尘情的一些矛盾问题上还没有很好的解决，在理论上它有它的缺陷，有待于完善。全真派以后各代高道如何解决这些问题，有待详考。

（责任编辑 于 光）